

美丽的回忆

位育校友赵振平 — 陈文丽老师的女儿

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夏的一天，那天是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。天高气爽，又正好是星期天。妈妈难得有空，带着我和弟弟坐着三轮车在淮海路上，赶了两个电影院，看了两场电影。自从我母亲成为“五十一中学”（位育）的教师后，这还是第一次呢。印象极深，五十年后的今天，我还记得电影的片名呢，一是“小梅的梦”，第二部是“兔兄兔弟”。我们当时的高兴劲儿，至今还留着甜甜的回忆 - 妈妈有空陪我们看电影了！

我母亲非常热爱教师工作。她常在家中自豪的说教师是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。位育中学，教师们都是顶尖的，都非常称职，我妈妈也是一样。常常很早就到校，有时门房还没有开校门。她是班主任，五十多个学生的德智体，她都要管到。放学后的家庭访问，几乎是每天必做的事。她总是很晚回家吃饭。晚饭后又急急的批改学生的作业和备课。班主任又兼任好几个班级的任课老师，有一次我好奇的数了一下学生的练习本。竟有一百五十本！尤其是几何课，每个学生的证题又常有不同，不知她要花多少小时来批改作业了。但是她还总是津津乐道地与我父亲研究各种难解的几何，三角题。我当时真是

搞不懂，他们怎么对数学那么有兴趣。大概他们都是出自“经济系”的原因吧。在那时起，我就感受到她非常受学生们的爱戴。每年年初三，总有许多学生来拜年。年年如此，就是在艰难的十年动乱中，还是有学生来看望她。

我母亲有着一个非常快乐，丰富，多彩的童年，少年，青年时期。她出生在一个父亲，叔叔是双胞胎的大家庭里。妹妹，弟弟，堂妹，堂弟，表弟妹们一大串，她是陈家的大姐姐。我的外祖父是个很成功的地产建筑商，从繁忙的南京路上的建筑到外滩的银行大厦；从虹桥机场的跑道到北火车站的大楼；从虹口体育场到西郊公园都留下了他的业绩。所以我母亲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。我的外祖母是既传统又顺应潮流的家庭主妇。在上海的三四十年代，时兴家庭舞会。她们当时也常开舞会，妈妈总是邀请很多朋友。她的热情好客，使她无论在当时的工部局女中，还是圣约翰大学，在她周围总有一大群朋友。她还常用她的小汽车，接送朋友。她的朋友们告诉我，我母亲对任何朋友都热心，对任何新鲜事都感兴趣，她也从不娇生惯养。

抗战时期，上海成了孤岛，许多上海青年都积极抗日。母亲把名字从陈美丽改为陈为立。大概是为国立功的意思吧。她与同学们一起支持抗战，抵制日货。

在中国文革动乱时期，身心受到煎熬，红卫兵七，八次到我们家来抄家。学校里又是乱的很，教师们天天参加劳动或开批斗会。当时我很担心妈妈会受不了。但我母亲对生活的热情超乎一般，不怕生活艰难。回到家里把学校里的动乱和劳动中的辛苦，当作故事和笑话讲给我们听，还是对生活充满希望，她说，总不会一直这样乱下去吧。

到了美国与久别重逢的父母，弟妹，儿子，亲戚，老朋友团聚，更激起了她对生活的热爱，她要找回失去的光阴。本来就喜欢旅行的她，除了把祖国的大好河山走遍遍，大概除了非洲和南美洲，其他几大洋几大洲都跑遍了。她收集的旅游影集就有二十大本。我们家里的人都称她是“新闻记者”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妈妈从来不服老，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。八十多了，还坚持自己开车，练钢琴，对着电视机，听着音乐跳舞，她说这是最好的运动。她也打麻将，并不是想赌钱。她说锻炼脑子，不得老年

痴呆症。就是在中风后，她还是常用左手与亲友打牌。

2004年中风是在旧金山，她正好刚从旅行社出来，准备去九寨沟旅行，没想到却倒在旧金山的街上。中风失语，对她的打击非常大。一个永远生气勃勃的人，却要常年坐轮椅；一个非常好客的人却不能再欢言畅语。但她还是不放弃，坚持走路锻炼，坚持每天左手练字。一年多来她的左手字，练得与右手的一样。

正在大家希望她早日康复之时，万万没想到在今年的五月，我母亲的心脏太累了，停止了跳动。她走得很急，但很安详。

我母亲常常说生活就像一本书，一页又一页，一章又一章，永远不一样。她走了，我们每天都在思念她，也怀念她走过的绚丽多彩的一生，她走过的那个非常不平凡的年代，她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礼物，美丽的回忆。平凡中显示了非凡。

在这里我也要代表全家感谢在北美在上海的位育中学的老师，学长，学友对我母亲的关怀与怀念。真是情深义重。这也是“位育”精神的延续吧。

原载《钟声》2006



怀念陈文丽老师

虞金良 65届

在位育初中老同学庞幼熊的热情介绍下，我得知位育中学在北美的中文网站。然后，我经常浏览网站，欣赏了多期“钟声”刊登的精彩文章；看到了徐立峰、周用、王树彪、陈克宁等老同学的身影照片。

不久前，我阅读了陈文丽老师的女儿写的《美丽的回忆》，纪念自己的母亲。虽然篇幅不长，但还是很感人，眼睛不禁湿润了。1965年，陈文丽老师担任我们中三（3）班班主任，如同她女儿在文章中描述的：“我母亲非常热爱教师工作。她常在家中自豪的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位育中学，教师们都是顶尖的，都是非常称职，我妈妈也是这样。常常很早到校，有时门房还没有开校门。她是班主任，五十多个学生的德智体都要管到。放学后的家庭访问，几乎是每天必做的事情。她总是很晚回家吃饭。晚饭后又急急地批改学生的作业和备课……”

65年，是我们这批同学面临中考，学习紧张的学年。为了让每一个学生能顺利度过中考，陈老师废寝忘食，倾注了自己全身心血。她每天精神奕奕，投入教学工作。她常常利用课余或者放学后点滴时间，找学生谈心，对那些调皮贪玩的同学，她更像慈母般叮咛再叮咛：“要抓紧学习时间，不要浪费大好时光。”

记得那时我是班级干部，是班上为数不多的工人子弟，虽然我父亲50、60年代已是大型国企江南造船厂的中层干部，但对外我还是工人子弟。由于我家那时住在中山南二路江南新村里，离位育中学较远，每天上学放学基本上是步行，路上要花费很多时间，因此影响了学习成绩。陈老师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多次悄悄的找我谈心，询问我的学习困难，希望我克服各种客观因素，在课堂上要敢于提问，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习精神。。。临近毕业时，听说我高中不考位育时，她多次不怕劳累到我家进行家访，做父母亲思想工作，希望说服我父亲让我报考本校。遗憾的是最终还是没能打动父亲的固执。当时父亲过多的考虑是家庭的实际困难，六个孩子都要上学，经济压力很大；我又是长子，希望我今后能接他的班，到船舶企业工作。而陈老师更多考虑的是我的今后前途，同时希望班级里有更多工人子弟充实高中行列，给学校带来丰富多彩的生源成分，真是用心良苦啊！

之后，1965年我考入上海船舶工业学校，毕业后分配到当时大三线的重庆地区船舶军工企业，从事生产管理的工作。90年代初以人才引进又回到上海，先后在几家拆船、修船、造船企业担任主管调度、监造师、科长、主任、厂长助理等生产技术管理，直到退休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当年自己未进入位育高中，但女儿95年考入位育高中，然后从母校毕业步入大学校门，似乎也了却了我的人生一大憾事。看着陈文丽老师那张端庄秀丽、气质高雅的照片，我相信，我们每一个中三（3）班的同学都会更加深切地怀念陈老师，你的音容笑貌、慈爱可亲的身影，你的思维敏捷、快人快语的行事风格时时在我们脑海浮现。每当大家聚会，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老师您啊。记忆中，那年头你已近中年，你还带领我们到吴泾化工厂下厂劳动，到上海郊区参加秋收劳动，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你那麻利熟练的干活劲头，常常让我们赞叹不已，同时更鼓舞激励我们这批年轻学生紧紧跟上，不许偷懒耍滑了……

悠悠岁月，往事如烟。虽然当年我没有就读位育高中，但位育精神常驻心头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和许多位育中三（3）班的老同学保持友好亲密关系，譬如徐立峰、王树彪、范家洁、周用、葛朗、陈克宁、李和靖等等。近年来，我们初中（3）班的老同学也经常聚会，而且一次比一次参加人数多。2010年，老同学覃雪芝不幸病故，徐立峰、李和靖、赵为民和我等同学在他回国看病期间多次会面、宴请、探视，给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捎去了老同学的温馨关怀。值得高兴的是，最近我们通过各种渠道的寻找，又联系到一批昔日位育同班同学，我们正积极筹备下一次的同学聚会了。

怀念您——陈文丽老师！

2012-5-26